主编：施虹
责编：曹晖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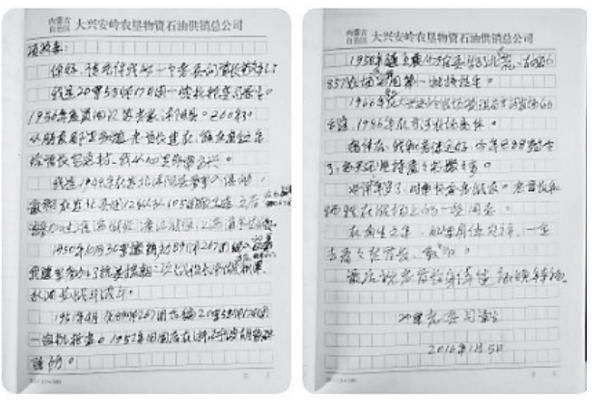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《长津湖》宣传海报。

红色故事

60年后 长津湖战役两位老兵的通信

当下电影《长津湖》正在热播，当年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老兵司景生和老首长项远将军，曾在2016年有过一次书信往来——

□司汉科 申鸿阳


司景生写给项远的信。

作家司汉科以父亲司景生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父亲的战车》，在网络上连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读者纷纷留言，其中上海一个叫伶子的读者看到小说中提到长津湖战役。她说，小说中的老父亲当年的团政委项远伯伯她认识，能帮助老父亲与他的老首长见一面。她告诉司汉科，项伯伯现在杭州20军干休所，今年96岁了。

得知找到了他的团政委项远老将军，司景生也很高兴，他说，很想见一见老首长。

但是，司景生当时的身体并不是很好，行动也不方便。当时见不了面，司汉科就有个想法，能不能让两位长津湖老兵相互通信，一方面可以用书信表达他们思念之情，一方面也可以作为《父亲的战车》一书代序。他把这个想法和伶子沟通了，伶子说，这个想法很好。她说，她负责沟通。

由于司景生年龄大了，手不好使，抖得厉害，就口述，司汉科整理出来，他再照着写，父亲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抄写完。写完之后，寄了过去，这封信不知为什么，项老将军一直没有收到，司汉科又让父亲重新抄写了一封寄了过去，一直到年底才收到。

看了司景生的来信后，项老将军用放大镜，写了一封回信。随后，项老将军又寄来了他主编的《百旅之杰》一书，并又写了一封信让司汉科转给了他的父亲司景生。

由于两位老人都年事已高无法见面，后来，伶子把项老将军的微信给了司汉科，2017年春节，两个老兵在60年后，终于通过微信视频通了话。两位老兵见面一直没有机会，2018年11月初，司汉科去杭州干休所代表父亲去看项远老将军。他的司机到车站接站，司机说，首长一直身体不好，已经住院一年多了。

项老将军详细地问了司景生的身体情况，回忆起了长津湖那场惨烈的战役，并说，《父亲的战车》写得很真实，他看了许多有关长津湖战役的书，但是写一个普通的兵一个班长还是第一次。

他对司汉科说："你父亲是一线的班长，有许多感人的故事。班长在战场上是第一线，他要带头冲到最前面，无论是进攻或者是防御，首先同敌人面对面，枪对枪，直接面对生死。只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才知道战斗是怎么打的，什么叫前赴后继，什么叫顽强战斗。我和你父亲共同经历了长津湖这场惨烈的战役，我们所经历的苦，是常人难以想像的。我非常赞同，作家要多写一写那些为保家卫国不怕流血牺牲的军人们，学习和传承老兵那种不怕牺牲、艰苦奋斗、无怨无悔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通过作品告诉青年人，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，不忘过去，珍惜和平。你的书写得很好，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津湖战役，让后人知道共和国来之不易。"

2020年，100岁的项远老将军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。而老兵司景生目前在东北安度晚年。

老兵司景生和项远老将军的往来书信：

项政委：

你好。请允许我作为20军的一个老兵向老首长敬礼！

我是20军58师174团1营机枪连班长司景生。1956年复员回江苏老家沭阳县，到现在已有60年了。从朋友那里知道老首长还健在，能在有生之年，给老首长写这封信，我从心里非常高兴。

我是1948年在苏北沭阳县参军入伍的。最初在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12纵35旅105团警卫连，参军后，苏北兵团参加了济南战役外围打援，由苏北涟水一带向北越陇海路东段，直奔鲁南之津浦铁路滕县一线，千里打援。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，我团参加了淮海战役围歼黄伯韬第七兵团的铁桥阻击战，参加了徐东阻击战中的二陈集阻击战，在参加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歼战中，随12纵攻占了徐州飞机场。

渡江战役，12纵35旅174团改为30军89师267团，参加了渡江战役的西梁山战斗，渡江之后，参加了上海浦东战役的川沙白龙港之战，在血战高桥中攻打杜家祠堂，我团一连伤亡过半。

1950年10月30军撤消，89师267团编入20军，我随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战役，在整个战役中，参加了柳潭里、社仓里、水洞里等围歼战。

1951年4月咸兴整编，89师番号取消，267团整编到20军58师174团。1952年回国后在浙江宁波胡家驻防。

1958年（我）随10万官兵来到北大荒，在密山857农场参加北大荒建设，成为我国第一代拖拉机驾驶员，1960年支援内蒙古建设，参加创建扎兰屯农场，1966年开发建设大兴安岭，来到甘河畔开荒建设 ，创建了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甘河农场，1986年在甘河农场离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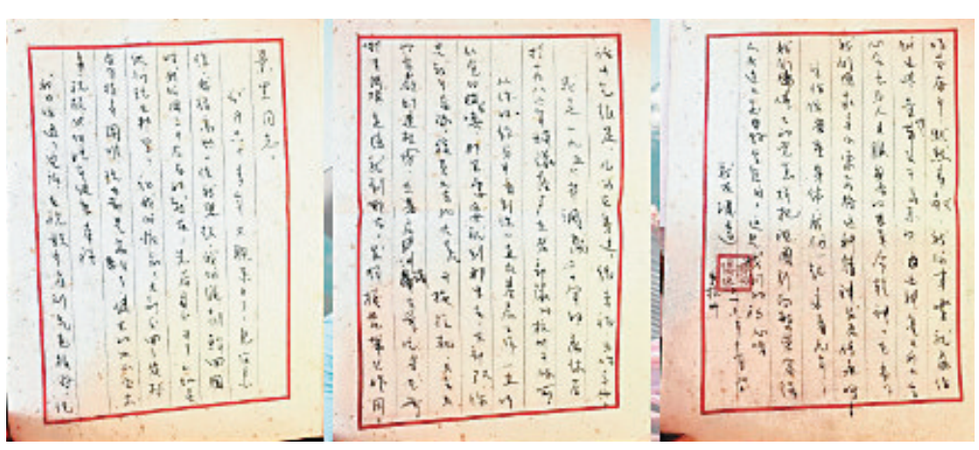
离休后，一直在农场生活，今年已89岁了，每天还坚持看看书，散散步。

也许上年岁了，（我）时常怀念老战友、老首长和牺牲在战场上的一些同志。

在有生之年，如果身体允许，我一定去看看老首长，叙叙旧。

最后祝老首长身体健康，晚年幸福。

20军老兵　司景生
2016年1月5日


项远将军给老兵司景生的回信。

景生同志：

分开六十多年又联系上了，见你来信，我很高兴。使我想起我们从朝鲜回国时，我们团三千左右的战友，先后分开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，让我们惦念！大部分回了农村，会有很多困难，现在都是高龄了，健在的也不会太多，祝愿他们晚年健康，幸福。

我和你通了电话，在视频中看到你气色很好，说话中气很足，儿女在身边，很幸福，为你高兴。

我是一九五六年调离二十军的，离休后，于一九八六年归队落户在老部队的杭州干休所。

从你的经历中看到你一直在基层工作，一直听从党的召唤，哪里需要，就到哪里去，在部队你是在战斗连队，复员又去了北大荒，开拖拉机，又去了大兴安岭创建农场。

在基层冲锋在前，吃苦在前，哪里有困难、有危险就到哪里去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艰苦奋斗，默默奉献。我们的事业就靠你们这些骨干带头干出来的，这种毫不利己、全心全心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，在当下我们国家多么需要，要将这种精神发展传承呀！

望你保重身体，我们一起多看几年，我们伟大的党怎样把祖国引向繁荣富强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，这是我们的初心呀。

战友 项远
2016年12月6日于杭州

风物

碱蓬火红

□陈杰

前不久，大庆一位女作家，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在秋天大庆草原拍的照片，背景是一片红艳艳的植物，像一团火。女作家注明，这是草原上的碱蓬。其实，不用看她的注解，我已经认出来了。那是家乡的草原，我太熟悉了。

说起碱蓬，我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当年家乡草原深处一片片白色的土地。这是盐碱地的标志，乡亲们称之为碱巴垃。碱巴垃一般位于草原的低洼处，是盐碱最为集中的地方。

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虽然碱巴垃上寸草难生，但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却生长得生机勃勃。那就是碱蓬。说来也是有点怪，茫茫草原上，只有在碱巴垃上能见到这种植物。碱蓬的形状像蒿草，生命力极其顽强，几场春雨过后，便能窜到一尺多高，丝丝缕缕的枝叶密密地挤在一起，牢牢地把根扎在又黏又硬的碱土里。秋冬时节，当草原由碧绿转为金黄，这里的碱蓬会变成火红的颜色，像一幅幅水彩画，镶嵌在辽阔的草原上，虽然没有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辽宁盘锦红海滩的碱蓬那样气势恢宏，但有大草原做背景，也是斑斓壮阔的。

有资料介绍，碱蓬营养丰富，除含有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外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胡萝卜素以及钙、磷等物质，不但可以食用，而且还有清热消积的药物作用。可惜在家乡牧场，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碱蓬的这些作用，在乡亲们的眼里，碱蓬的最大用处是可以做猪饲料，而且是上等的猪饲料。牧场职工大都有杀年猪的习惯，而要把一头猪养大，需要大量的饲料。每年春夏季节碱蓬生长旺季，来草原深处割碱蓬的半大孩子络绎不绝，那其中就有我的身影。还记得我们常去割碱蓬的草原叫西下洼子，从我们牧场家属区，向西穿过一片人工林，再越过一片叫西大岗的高坡，就可以看到那片丰茂的草原了。

西下洼子雨水充沛，碱蓬长得非常茂密。说是割碱蓬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刀的，而是把鲜嫩的碱蓬连根拔起，用手轻轻一拧，根茎就分开了，扔掉沾满泥土的根，留下鲜嫩的茎叶，很快就会弄满一袋子的。割碱蓬唯一让我感到烦恼的是，碱蓬的汁液沾到手上会把手染黑，几天都洗不掉。但为了过年能吃上猪肉，黑就黑点吧。到了秋天碱蓬成熟的季节，人们会像收割庄稼一样，把碱蓬割下来运回家里，垛在干打垒的房顶上，等到干透后，再把碱蓬籽打下来，装进麻袋里，作为猪的精饲料。碱蓬籽比小米粒还小很多，晶莹剔透，猪吃了爱长膘。一年四季，碱蓬都受乡亲们的喜爱。

在割碱蓬之余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，就是捉毛腿鸡。辽阔的草原是鸟类的天堂，特别是春夏之交，在水草丰茂之处，会聚集大量的候鸟，在这里生息繁殖。在众多的鸟类中，偏偏有一种鸟与众不同，这种鸟总是在隆冬时节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，而且专门选择在其他鸟类不肯光顾的碱巴垃上栖息。这种鸟乡亲们称之为毛腿鸡。毛腿鸡有鸽子般大小，因爪子上有毛而得名。毛腿鸡喜群居，飞行速度极快，当人们在草原上行走时，遇到有成群的毛腿鸡从身边飞过，感觉仿佛是一股旋风从草原刮起，非常的震撼。小时候听父亲讲，只要在毛腿鸡经常停留的地方，划几道几厘米深的小沟，撒上几粒毛腿鸡最喜爱吃的高粱，毛腿鸡就会沿着这道沟边走边吃高粱，只要把纤细的马尾捻成套下在沟里，光顾了吃高粱的毛腿鸡，不知不觉就钻进了套子里，被生擒活捉。应了那句话：鸟为食亡。父亲说的套毛腿鸡的方法我没有尝试过，但我和小伙伴用鸟夹子捕猎毛腿鸡也很灵验。在鸟夹子上销上约有一寸长的高粱，埋在碱土里，方便而又奏效。在北大荒寒冷的日子里，捕猎毛腿鸡成为我最快乐的事。当然，那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，在极寒的天气里，到冰雪覆盖的草原走走都需要极大勇气的，再把夹子下在毛腿鸡经常出没的碱蓬丛中，就更不容易了，稍不留神，手指就会被夹子夹住，那是非常疼痛的，我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。至今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我还很佩服自己年少时的坚强。估计现在的孩子吃不了那种苦了，当然也得不到我们那代人的欢乐了。

碱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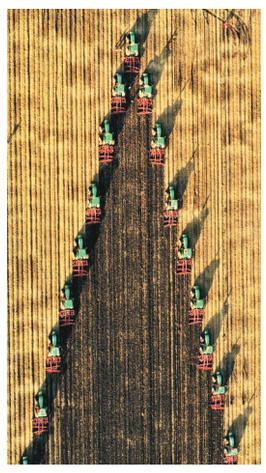
现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割碱蓬喂猪，到草原上打毛腿鸡，早已成为历史了。只有生机勃勃的碱蓬仍然在我心中旺盛着，美丽着。

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
更多内容请关注

雕刻岁月

黑土地的诗行

□金恒宝


秋翻地。吴树江摄

秋天，乡村处处美景，大豆高粱一片片闪着金灿灿的光。等秋收完之后，勤快的庄稼人，就直接把地翻了，农民称秋翻地，我却叫它是黑土地的诗行。

今年是个丰收年。整个秋季里气温高，雨水少，地里的庄稼被晒得喜气洋洋，一看上去就招人稀罕，农民称之为"晒米"。庄稼收完没几天，我回到了故乡哈尔滨市双城区新兴镇蒋大桥村，午饭过后闲来无事，独自一人溜达到村外，阳光温暖，天空湛蓝，大地里的秋菜绿汪汪的，长势喜人。大豆、谷子、高粱已经收割完了，留下的茬子齐刷刷的，这些茬子就像写在大地上的文字，这样的天然诗句令我心驰神往。

我转过一个弯儿，又过了一座桥，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：这是一大片刚刚翻过的苞米地，那土地黑得动心、黑得撩情、黑得深沉。在黑土地的热浪上，看不到一棵杂草，看不到一点杂质，黑土无瑕，纯粹的黑，黑得我心潮翻滚。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著名诗人艾青的诗句："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"我蹲下来，双手捡起两块土坷垃，一攥，碎了，土质还挺松软呢。我又捧起一捧土，嗅到了久违的泥土芬芳，捧着故乡的黑土双眼潮湿。

坐在一条土埂子上，一股热流涌遍全身，我望着这秋翻地，用心同黑黝黝的土地进行对话，这种默契给我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。就在这个节骨眼儿，老乔头儿打外村回来路过这儿，他喝得脸膛黑红，刀刻一般的皱纹凹凸有致。他哼着小曲，一屁股坐在我身旁，两片薄薄的嘴唇，冒着酒气和我拉起了家常："正好我歇歇脚，咱爷俩唠扯唠扯。"我双手沾满黑土，小心翼翼拿出一支烟递过去，他摆摆手说："我抽不惯洋烟，没劲儿。"随即掏出烟口袋卷了一支旱烟。老乔头儿吧嗒两口烟，又打开了话匣子："我说爷们，你知道这块秋翻地是谁家的吗？是蒋二家的，别小看他七十来岁了，可勤快了，年年拾掇完秋就翻地，一年不落！"

老乔头儿说："蒋二家祖祖辈辈都是勤快人，他的父亲、爷爷都是翻地的能手，他的父亲十来岁就跟他爷爷翻地，翻得可拿手啦，翻得好翻得深，翻过的土地一踩稀暄，站都站不稳。后来，他的父亲就去给大户人家关员外家干活，不是常年干，就是一到秋天专门去给人家翻地，员外地多，一翻能翻个十天半个月，钱不少给。"我插话问："爷们儿，这秋翻地有啥好处呢？"老乔头儿把烟尾巴一撇："别看你是屯子长大的，像你这个岁数还不明白，我爹活着的时候一到收完秋就叨咕：秋天一翻土，一亩多打两斗五。秋翻地，给隔囊（杂物）草粪的玩意埋土里沤着，等开春种地前儿都沤烂了，地又暄乎又有劲儿，秋天翻地和不翻地差太多了！过去都用牲畜套犁仗翻地，现在都用机动车，一脚油门一会就翻出一大片……"

蒋二家祖祖辈辈习惯秋翻地，带动了老村屯的乡邻们也跟着习惯性地秋翻地。老乔头朝西方看了看说："这个秋天真暖和，在这儿坐两个多钟头没觉得凉，眼看日头就卡山了，我也醒酒了，该回去了。"我和老乔头一边往屯子里走，一边唠着闲嗑儿，我不时地打量着那片刚刚翻过的土地。